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宦

宦海钟

袁政府秘史

主编 骆秉全



中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官场现形记/(清)白眼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后… II. 白…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宦海钟/(清)钱锡宝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宦… II. 钱…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政府秘史/(清)陈遼九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0  
(中国近代谴责小说文库)  
ISBN 7-5034-1162-7

I. 袁… II. 陈…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044 号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刷装订:河北省三河市同力印刷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5 字数:4800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5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3.00 元(全十二卷)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 后官场现形记

- 第 一 回 托遗言续编现形记 述情话剖说厌世心 ..... (3)
- 第 二 回 谈论农工弟兄言志 攀附瓜葛堂属交通 ..... (13)
- 第 三 回 认亲戚酒席上生风 论字画堂屋中谈古 ..... (23)
- 第 四 回 赵青云潜心识宦谱 余宝光瞞天填官凭 ..... (31)
- 第 五 回 游张园余通判姘妻 借病房思中丞盗嫂 ..... (40)
- 第 六 回 借手四方明修栈道 巧品鼻烟暗度陈仓 ..... (48)
- 第 七 回 借公报私当场点眼 抚棺痛哭别有伤心 ..... (56)
- 第 八 回 赵大令成名飞过海 王三太箴语勸官方 ..... (65)

## 宦 海 钟

- 序 ..... (75)
- 第 一 回 龙伯青凑趣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 (79)
- 第 二 回 赘姻富室大度能容 买笑秦淮酸怀难遣 ..... (88)
- 第 三 回 沉湎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 (97)
- 第 四 回 龙伯青忍辱绍箕裘 增朗之避风登仕服 ..... (105)
- 第 五 回 戒愷四知正言规友 政成百里密疏荐贤 ..... (113)
- 第 六 回 学步后尘苦心独运 荣膺简擢袒腹双楼 ..... (121)
- 第 七 回 甘小就正士知机 恶作伪才媛择木 ..... (130)
- 第 八 回 屈膝负荆终成佳偶 啣臂断袖别具赏音 ..... (139)

## 目 录

第九回	助奩妆院司同掷锦	误朝贺府县共迷花	(148)
第十回	澄叙官方惊看白简	褒崇勋绩荣擢乌台	(157)
第十一回	月夜看山魂销罗绮	凉宵听雨乡恋温柔	(166)
第十二回	买军火太守展长才	开绮筵钦差饶雅兴	(176)
第十三回	长袖善舞利益均沾	新学争鸣涛张百出	(186)
第十四回	会短离长萧郎紫别梦	情深胆怯弱弟试灵丹	(196)
第十五回	侍疾承恩正名有待	酬庸表绩特荐频邀	(205)
第十六回	得色思财惊传恶耗	以财易色细演奇谈	(213)
第十七回	祝融一炬熔尽铜山	飞燕重逢营成金屋	(222)
第十八回	怙恶不悛远戍榆塞	嗜痴成癖死殉莲钩	(230)
第十九回	中萋菲飞章移柏座	执斧柯投刺访兰友	(238)
第二十回	女偿父债供状分明	李代桃僵遗言惨切	(246)
第二十一回	药石误投表明抱痛	兼葭幸托凉血甘居	(254)
第二十二回	失贞节娇女善承欢	吞巨款恶奴谋反噬	(262)
第二十三回	六亲同运幕燕分飞	一梦荒唐辘驹息辙	(270)
第二十四回	甘偕隐海陵营别墅	结同心嵩岳访名山	(279)
结 束			(289)

## 袁政府税史

第一章	卖朋友之新职业	(295)
第二章	车中毒谋	(297)
第三章	美人计之开幕	(300)
第四章	美人不得已之苦衷	(302)
第五章	一刹那间之摄影	(303)
第六章	英雄入网	(304)
第七章	囹圄中之一纸书	(306)
第八章	快活乎痛心乎	(308)
第九章	狱中之情话	(309)
第十章	谋救英雄出网罗	(311)
第十一章	起解后之美人泪	(313)
第十二章	惊闻噩耗	(314)
第十三章	情天错误之由来	(315)

第十四章	冷美人忽为热美人 .....	(317)
第十五章	旅馆中无端被窃 .....	(319)
第十六章	寻线索搜获图印 .....	(321)
第十七章	美人可爱胡可疑 .....	(323)
第十八章	可惊可怪之变相人 .....	(325)
第十九章	美人之墨手印 .....	(326)
第二十章	美人实在大可疑 .....	(328)
第二十一章	墨手印安在乎 .....	(330)
第二十二章	妓女亦作窃贼耶 .....	(332)
第二十三章	美人一纸绝交书 .....	(333)
第二十四章	人面不知何处去 .....	(336)
第二十五章	妓女获免嫌疑 .....	(337)
第二十六章	美人之自述 .....	(338)
第二十七章	侦探沦落到天涯 .....	(339)
第二十八章	昙花一现之美人 .....	(340)

# 后官场现形记

清·白眼



## 第一回

### 托遗言续编现形记

### 述情话剖说厌世心

话说甄阔学看见他大哥昏晕过去，自己大老远地跑来，见着面，一句话也没有得说，不由得伤心，泪如雨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嫂子、侄儿见他如此，知道病人是不中用了，急得喊“老爷”、喊“爸爸”呜呜咽咽，哪里喊得清爽，只有一片号啕哭声，闹得个惊天动地。还是向来伺候的一个老妈子上前去，摸了摸病人的胸口，忙叫：“二老爷，太太，少爷，快别捣乱，老爷胸口子上还是热的，决不至怎么样。据我看来，八成是见了二老爷，一阵欢喜，一阵伤感。这一喜一悲，岔着了一口气，昏晕过去，静一静，包管会转过气来。但是，病久了的人，神是虚的，切不要大声哭喊，防着惊吓他老人家，倒反不好。”甄阔学听老妈子这两句话说得很有道理，点点头，止住哭声。从袖筒内拿出绢子来，揩干眼泪，挨近床边，伸手在大哥的胸口上摸了一摸，又用手在自己鼻上、嘴上试了一试，轻轻喊了一声：“大哥。”

约莫半刻工夫，只见他大哥蠕蠕地微动。又有半刻工夫，出了半口气，睁开眼睛，朝他望了一望，仍合上了。徐氏太太也就赶着凑上来，连声地叫道：“老爷，你醒醒，定定神，看二叔站在这里呢！”只听见喉咙里头的痰，呼呼家响。慢慢又把手伸出被来，似想要挣扎起来的样子。徐氏太太急忙双手趁着势将他抱起来，回头叫老妈子赶着把被折叠起，垫高了枕头，顺着身子靠紧。又叫儿子爬到床里去，用手在背上轻轻捶了几下，“哇”的吐了一口浓浓的痰出来。气喘吁吁，又似乎下气不接上气。老妈子早把参汤炖好了，用茶盅盛好。徐氏太太接过手来，拿银匙送到老爷口边，叫他呷了两口，仍旧扶着躺下，迷迷糊糊地睡去。

甄阔学方才走出房来，徐氏太太又叫儿子出去应付一会黄二麻子，说：“你父亲病着，人家是客，从北京跟你二叔来到咱家，不要怠慢了人家。”他儿子答应着，朝外头去了。

甄阔学毕竟手足情切，一个人在堂屋里踱来踱去，不时地在房门口问他嫂



子：“此刻怎么样？”徐氏太太走近门口，一只手掀开门帘，向甄阁学道：“还睡着未醒，睡的，觉得很香，不怎么样。二叔请歇歇罢。路上受了辛苦，一进门就吃这一惊，现在总算是菩萨保佑，转过气来，大约不要紧。”甄阁学道：“惟愿不要紧就好。大嫂也可歇歇，但是身边不要离开人。”徐氏太太答应着“是”，转身进去。甄阁学又叫侄儿来，把向来看病的一位葛古辛葛大夫请了来。他侄儿答应说：“已叫家人请去了大半天，这个大夫向来要掌上灯才来的。”

且说黄二麻子，一个人坐在厅上，忽听里面哭声大震，心里想道：“不好了，一定是大人去世了。我们老大人来得真巧，赶上见一面。但不晓得他老兄弟俩可能说句话没有？”自言自语地，正在出神。忽见大人的少爷从里头走了出来，向他深深一揖，口称：“黄二哥，远道惠临，现在一家人都因为家父的病，一切简慢，实在不安得很。家母特命小弟在二哥前告罪，尚求原谅。”黄二麻子毕竟是在世路上阅历久了的人，若是别人在那里想得出神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人向他作揖，说这一套谦恭的话，必然要牛头不对马嘴，胡乱一回。这黄二麻子虽然是心里在替甄阁学想他老兄弟俩多年不见，今日老远的来仅见一面，一句话没有得说，岂不是一件大憾事！还算赶着送终，也可少慰友爱。心里只管这么想，他眼光却不住地四面八方的射，甄大少爷刚走出屏门，他早已一眼瞥着。这甄大少爷气宇轩昂，举止大雅，料定必是甄老大人的侄少大人。不等大少爷走近，他已满脸堆下笑容，站起身子，趋抢上去，恰与大少爷对作一揖。听大少爷说完了话，忙答道：“不敢当。”大少爷让他上座，黄服麻子歪着身子坐下。看大少爷满面带着愁容，虽然相对谈笑，终伺出之勉强，随意寒暄几句。外面报道：“葛大夫来了。”大少爷便欠身向黄二麻子道：“二哥请坐，小弟暂且失陪。”黄二麻子道：“少大人尽管请便，晚生不是外人，如有什么事，尽可呼唤。晚生身受令兄大人天高地厚之恩，应该报效的。”大少爷说了两句“岂敢”。葛大夫已经踱了进来，大少爷迎着上去，便邀他向东边书房里去。

黄二麻子仍然是一个人坐在客厅，心里又想：“不知道这位大人的病得好不得好？倘若是出了岔子，咱们老大人自然是要把他身后一切大事办完了方能回京，至少也得两三个月。若是像这样缠着下去，要死不活的，他们老兄弟情义又重，必要在这里等着，三五月似不能定的。就是老大人要走，也恐怕大太太、少爷们不肯放他回去，这全是天理人情上必然之事。但是我原想借这一趟苦差回去得个劳绩，有老大人几句话，不是马上得个优差，吃他一注。若是像这样耽搁下去，倘或那边大人交卸了济南道，我的差事不是又要挂在粉牌

## 第一回 托遗言续编现形记 述情话剖说厌世心

上了。岂不白受一趟辛苦。”想到这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周身不自在起来。

耳边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不由得站起来，在隔扇窗子里一望，原来是大小爷送葛大夫出去。便三步并作两步走到花帘门口站着，候大小爷送了大夫进来，抢上前去问道：“少大人，方才大夫诊了脉怎么说法？开的什么药？”大小爷道：“据葛大夫所说，家父的病是用心过度，气血双亏。”随口又叫家人取了药方来，一只手递给黄二麻子。黄二麻子双手接过，从头至尾看了又看，又用手指头在药方上东点西点，口中不住地咕哝。

大小爷在旁看他看药方如此认真，料想他懂得医道的，便道：“黄二哥想来医术是高明的。这个方子开得怎么样？请教吃得吃不得？”黄二麻子赶紧接口道：“晚生哪里配说‘高明’两个字，不过从小儿随着先父熟读些《内经》、《素问》、《伤寒论》，阴阳虚实，君臣佐使，这几个字，算讲得明白。后来，到了山东，有些旧相好的朋友，知道晚生是世代以医学传家，便问病求方，闹得个整日家不得空闲。就是令嫂夫人那年产后血崩，危险到极处，群医束手无措，还是晚生轻描淡写，拟了一个方子，服了一剂，便好了。后来人家取笑晚生叫做‘黄一剂’。说也好笑，从此之后，人家无论伤风咳嗽，大小病症，一剂见效。令嫂夫人一连两胎均是平安无事，现在常服丸药，体质很是健旺。”

大小爷道：“不错不错。记得家兄从前有信回来说起家嫂产后几乎不起，后来请一位亲戚诊视，一帖便愈，想来就是二哥了，真是华佗扁鹊重生。但不知二哥与舍下是由哪一支叙起来，怎么个亲戚？小弟一向随侍保定，敝族丁繁，又分在各处，所有近的亲，虽然晓得几处，若在外头，就弄不清楚了。”黄二麻子开着笑口道：“不敢，不敢。少大人若问寒舍与贵府的亲戚，实在惭愧得很。就是在山东这位令嫂夫人，若由寒舍支派算起来，与晚生是姊弟排行，嫁在贵府。令兄现任济东泰武临道，晚生在山东候补，是他老人家的下属。照官例，要称宪太太是不能够认亲的。多蒙令兄大人赏脸，屡次吩咐说：‘大家至亲，不要拘这些俗套。’在晚生做此官，行此礼，丝毫规矩是错乱不得的。但是大人之命，又不敢违拗。晚生很费了几夜的心思，想出个两便其全的法子。在场面上的称呼仍是大人、宪太太，若是在私宅见了令兄大人，不过于大人之上加‘姊丈’两个字，见了令嫂夫人，便直称呼‘姑太太’，要像从前在寒舍姊姊的旧称。此时就是把一把钢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敢再叫了的。”

大小爷听黄二麻子叙起亲戚，才知是山东大哥的舅爷。后半段的话忽然触动他老子常说的：“你们小孩子羡慕人家做官，做官这样事到了现在时候，实在是个最坏人心术的一种毒药。人中了这个毒，比鸦片烟还利害，是无药可医的。只要一颀顶珠在头上一压，立刻利欲熏心，伤天害理的事全做得出来。

心中眼中只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司，什么人都可不认，就是父母妻子，不是要借他亲老子出四个字的题目来，做求差求缺的文章，也可以不必认了。最恨的是平时什么金兰交谊，到了有一个做大官的，这个官小一点的便要缴销兰谱，把昔日的车笠同盟，今日来化作一天风雨。”大少爷把这一番义方之训，来参合着黄二麻子不敢认姊弟的一番谬论，颇露出感触的神情，向黄二麻子道：“二哥也过于客气，既是至亲，家兄又屡次奉告，何必这样拘泥呢！”黄二麻子道：“侄少大人虽然如此说。”大少爷不等他说完，急拦道：“我们至亲，快别这样称呼，反叫小弟心里不好受。”黄二麻子道：“这是各尽各道。”又接着说道：“官家例是这样定的。不见当今皇上的皇后也是臣下的女儿，一人大内，做了皇后，连自己老子都不敢认，这兄弟还算什么东西。有时遇着恩典，传了进去，仍旧是女儿坐在上头，老子趴在地下跪着，头都不敢抬一抬，不问不敢对。像晚生蒙令兄大人、令嫂夫人天恩，准其常常进府，坐着说话，比较皇亲国戚，荣耀多了。”

大少爷听着，实在有些讨厌起来，不去驳他，即说：“二哥斟酌这个药方，到底可以服得么？”黄二麻子道：“据晚生看这方子，拟得很有道理，脉象是怎么样，未曾开出脉案。大约这位葛大夫，时常看熟了的，总该有把握。可以服得。”大少爷道：“家父服葛大夫的方子也服疲了，虽不见坏，却也不见好。二哥精通医学，欲奉求为家父诊视，不知肯赐诊否？”黄二麻子道：“晚生本有这个心，但是医不自荐。既然少大人吩谕，敢不从命。但是现在天色已将晚了，姑且把葛大夫的方子检来服他一剂，请老大人安息一宵，明早晚生再去诊脉。似乎早晨有清明之气，看脉较晚上准些。”大少爷回道：“是极。”又闲谈了一会，开出晚膳，大少爷陪黄二麻子吃过饭，安顿在西书房住宿，便进上房，向徐氏太太说黄二麻子明早进来看病的话，徐氏太太答应道：“是。”大少爷又道：“他原来是山东大哥的舅爷，接二叔到山东去，因二叔要来看爸爸，所以跟着同来的。”徐氏太太道：“你也去歇歇罢。爸爸这时候似乎觉得很清爽，才喝了一口稀米汤，又迷糊着睡了。上半夜有我在这里招呼，到了下半夜，你再同你兄弟接班。”大少爷答应：“是。”回房自去安息不题。

甄阁学看见他大哥白天气绝过去，心内又是伤感，又是着急，在书箱里翻出许多的药书，堆在桌上，带起老花眼镜，查症选方。又把葛大夫开的方子，一味一味地查对本草上注释，哪一味药治哪一样病。对来对去，还是不能味味对症。叹了口气，皱着眉头，来到他大哥房门口，先叫声大嫂。徐氏太太答应着走到房门口，说：“请二叔进屋里坐。”甄阁学慢步进房，在窗前方桌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说：“这位葛大夫是常来看病的吗？”徐氏太太道：“咱们家里

## 第一回 托遗言续编现形记 述情话剧说厌世心

的人有病，全是他看。老爷逢人便说他的医道很稳当，不会闹岔子的。”甄阁学道：“方才开的这个方子，我费了很长时间，把药书对了好几部，内中有几味药竟是万万不能用的。”徐氏太太道：“这么不要煎了给他吃。你侄儿才进来，跟二叔同来的一位黄老爷是大侄儿的舅爷，会看病，在山东有个绰号叫‘黄一剂’，医道自然是顶好的。约定明天大早进来看脉。横竖老爷刚才又吐了些痰出来，这一阵睡得很安稳，索性等黄老爷看了再服。二叔看好不好？”甄阁学点头道：“这黄二麻子人很漂亮，他会行医，我却不知道。若论亲戚，不过是你侄儿媳妇的同宗兄弟，并不很亲。就这么办吧，等明天看了，再吃罢。”又谈了些家常事情，回房安寝。一夕无话。

第二天，东方发亮，黄二麻子赶着披衣起来，洗了脸，专候上房呼唤。家人端上点心来，黄二麻子就问：“大少爷起来了么？”家人道：“昨晚上半夜，是两位少爷当班，还没睡呢！说：‘黄老爷用过点心，就请上去，上房都预备好了。’”黄二麻子道：“点心用不用不要紧，烦你老上去回一声，趁着早上清气，先替老大人看看脉。”家人放下点心，便转身跑进去，一霎时出来，说：“请黄老爷。”黄二麻子便跟着进了屏门，转了一个弯，走进一片大院子，又进一重门，方是上房。只见朝南的共七间上房，全是嵌着五彩玻璃。东西两边厢房，廊檐下陈设不少应时盆花，很是幽雅。

家人把黄二麻子带到中堂门口，大少爷兄弟两个出来迎接进房。黄二麻子抬头看见甄大大人银丝须发，挨靠着枕上，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似乎爱理不理的样子。黄二麻子屏气息声，放轻脚步，走近床前，在一张方凳上坐下。大少爷已把他老子的左手抬着放在小枕头上面。黄二麻子把三个指头用兰花式按在大大人左手，合了双目，歪着头，慢慢地切脉。约有一点多钟，换诊右手，又看了舌苔，然后方退出来。

甄阁学早在堂屋中间候着，用手一指，请他屋里坐。黄二麻子用着蟹行法，慢腾腾地进了屋子，向甄阁学请了安。甄阁学回了半个安，说：“费心。”让他坐。黄二麻子只好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边上歪斜着坐了。甄阁学开口便问：“方才诊家兄的病象如何？”黄二麻子道：“据卑职看，大人的贵恙是心阳耗损，营阴暗伤。多半是幼年用心过度，现值耄耋年岁，元气多亏。木乏水涵，怒阳横肆莫制。土遭木伐，中宫不主默运。饮食积湿，停留酿痰，痰火上升，灼肺为咳。咳久，震动元海，浮阳上腾。浊阴盘踞阳位，气机亦不散布，则为厥逆喘促。似宜用培补脾土，镇逆纳气一派的药，方见功效。”

甄阁学听了，连连点头道：“说得有道理，说得有道理。家兄自从十六岁下场起，一直到四十八岁。三十年里头，连正带恩，下了十七八场，一个举人

没到手，反将一身心血耗尽了。老兄所说的病源，一点也没说错。就请开个方子，叫他们检了来，煎好就吃。只要家兄吃得好，老兄将来到了山东，要什么差事，什么缺，包在兄弟身上。”黄二麻子道：“这也当得起说。”一面赶紧起来，请了一个安，仍旧归座位。提起笔来，在砚台上填了又填，想了又想，便恭恭敬敬用楷书一行一行地写来：

诊脉左寸浮涩，关部均见弦劲；右寸细滑，两尺虚大无力。症延岁月，迭更寒暑，病机变幻，难以窥测。徒进偏寒偏热，防伤胃败食减。据证按脉，不外郁劳内伤，五脏互相戕贼。

治法：当健中官参合，镇逆纳气，冀其中土渐旺，四维均受其德，根本不拔，枝枯自能回泽。但是草木功能，不过如斯，证由情志而起，还须内观静养，庶几寿衍百龄。订方于右，敬求钧鉴。

大人参，一钱，炙甘草，四分；紫衣胡桃霜，三线；灵慈石，二钱；野白术，二钱；蛤蚧尾，一对；补骨脂，一钱五分；细菖蒲，五分；野茯苓，三钱；左牡蛎，三钱，白蒺藜，三钱。

白石英三钱为引。

写完了，反复看了数次，又在纸角上添写了“各色贱足”几个字。抬起手来，双手将药方递与甄阁学道：“请老大人教训。”甄阁学看了一看，笑着道：“这脉案开的便与他们开的不同。”回头叫他侄儿道：“你快去检了来，煎好送与你爸爸吃。”大少爷答应：“是。”接着药方，便走出房门。甄阁学又叫他回来道：“这大人参药店里恐怕未必有真正的。我箱子里却带的有一枝，就把这枝拿去用罢，不必再买了。”大少爷道：“是。”这边黄二麻子也就起身告辞，出来站着对甄阁学道：“侄少大人如把药检回，可就交给卑职，煎好了再送进来。”甄阁学道：“已经费了神，煎药就叫老妈子去照料，怎么敢麻烦老兄呢！”黄二麻子道：“老大人请不要如此。这煎药的功夫却是要讲究的。第一加水要有个份量，不能随意多少；第二便是火候，最要匀称，如火大了，恐怕煎干汁，水小了，又怕时候久了，走失药性。必定须水火停匀，恰到好处，服之方有功效。卑职讨这差事，就是恐防他们不晓得煎药的法子，不得其法，虽有仙丹，服之也是无益。”甄阁学道：“老兄体贴真是入微了。令愚兄弟感激不尽。”黄二麻子挺着腰一站，待甄阁学转过身子，自己才低着头走出上房。

黄二麻子在屋子里坐下，默了一会神想道：“这个药方虽然是费尽心苦开了出来，不知道这位大大人吃下去受不受得了？如果受得了，那就可以大着胆

## 第一回 托遗言续编现形记 述情话剖说厌世心

子用这一路的药去，没有医不好的病。我黄二麻子，升官发财全靠着一钱大人参身上。如果吃下去不受得，还得另想别的法子。费心劳神，倒还是小事，只怕大人家的狗脸一翻，那我这一条狗命，就活不成了。”胡思乱想，反没了主意。外面家人送了药进来，就摊在桌上。黄二麻子一包一包的拆开看过，药品是不错的。又拿出一个小戥子，一味一味地称过，分量也还不差。又把澄清的泉水，秤了四两一钱一份，将药料浸入紫砂罐内。然后扇起风炉，较准不大不小的火候，将药罐放在火上，在怀中拿出表来，记定时刻，一点二十分钟的工夫，恰恰煎好。又用新毛巾把一只建窑杯子里外揩得干干净净，隔着纱漏，把药倾了个八分满，盖上纱罩，盛在朱漆盘内，叫家人送到上房去。

且说甄阁学听黄二麻子说他大哥的病由，很是对路，巴不得这一剂药吃下去，立起沉痾。也是黄二麻子官运亨通，教他碰上了这个当口，头剂药下去，安然无事。甄阁学问他嫂子说：“大哥是病久了的，只要这一剂药下去对症，再叫他慢慢地调理，自然会好。”徐氏太太道：“托二叔的福，凑巧有黄老爷，这个天医星降临，老爷能够转危为安。再烧香还愿，谢谢老天爷。”叔嫂二人正在谈天，见他大哥在床上翻转过身子，叫拿茶来吃。徐氏太太送上茶去，甄阁学也走进床边，问：“大哥吃了药觉得怎么样？”他大哥道：“不怎样，胸口上的气，不过觉得喘得松些。”甄阁学道：“这就是效验。据黄老二说，大哥的病确是郁劳内伤。服药调补，还需要静心调养，慢慢地会痊愈的。”他大哥说：“我何曾不晓得我的病根呢！”说了这句话，歇了一会，又叹了一口气，还想再说。甄阁学怕他话说多了伤神，连忙止住他道：“大哥才吃了药，静养养，等你全好了，谈天的时候多着呢！”徐氏太太在旁边服侍着睡下。甄阁学也就出来，找黄二麻子商订药方。

这位大人本是久困场屋，积郁成病。到了暮年，精血衰耗，所以渐渐地发作出来。今日黄二麻子先与他开了健中镇气的药方，吃了对症。接连进了几剂，培补滋养的药散，居然一天轻似一天。甄阁学与徐氏太太终日陪着谈天解闷，不上十天，也就痊愈了。黄二麻子看见大人的病已经好了，趁便催着大人回京，便好前去山东，免得大人在那里盼望。甄阁学与他大哥是多年不见面了，此番因为儿子要迎养他到任上去，所以抽这个空儿来保定。一来看看他大哥的病，二来因他大哥迷信科名，自误一世，要来商量，替他的两个儿子，筹个出路。偏偏到了保定，他大哥的病正在垂危，哪里还有空说这些话。现在他大哥的病已好了，自己也要打算回京，料理料理，好赴山东去，不得不把原来的意思一层一层地说给他大哥听。

谁知这位大人虽然与甄阁学是一母同胞，天性却迥然不同。若按着现行

的新名词说就成了个反对派。且说他大哥听了甄阁学的一番言语，带笑不笑的，手拈着胡须，摇摇头道：“在贤弟替愚兄筹画却也不错，但是，人各有志，趋向不同，你我均这么大的年纪，今日分手之后，若要想再见，恐怕也就难了。”说到这里，不由得老眼一红，欲落下泪来。复又勉强忍住道：“自我十六岁那一年，初次观光，却是兴高采烈，自己以为拾青紫如草芥，一个举人还不是到手擒拿吗？可是盼到放榜，题名录上，竟没有我的名字，有些知己朋友见我未中，便多方的安慰。那时我惟有内省自咎，总是工夫不到。等到第二科又去，就不同第一次那样的草率，聚精会神地把三场熬过。回到家中，老爷子还叫我把场稿抄出来，送与几位老前辈看过，俱说今科一定要高中的。谁知发榜仍没有中。后来买了闱墨来看，所取的五魁文章平淡无奇，不过腔调圆熟点。那时心中虽然耿耿不寐，终究自己火候尚欠。便埋下头来苦苦地磨练了三年，以为此次必有出息。榜后赚取落卷，连房都没有出，自怨自艾。人家工夫越练越深，怎么我会越练越浅呢？一直气了五七天，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我那岳母大人看见我那难过的样子，便劝我保重身体，不要气坏了，说梁灏八十二岁才得功名，你比起梁灏来年纪差一半呢！俗言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说‘铁杵磨成针，功到自然成’，有的是家私，老婆儿女全不要你养，不愁吃，不愁用，今科不中，下科再来，没有不中的时候。若因为今科不中，气坏了下科的举人，等着谁来中呢！叨叨嗦嗦的话我实在不耐烦听。

“恰巧我一个老友文心龙来看我。这文心龙也是与我同病相怜的人，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遇断肠人’，满腹的牢骚，尽可倾吐。不料文心龙见了，一句牢骚话也不说，倒比榜前的神气多得多。我以为他故作旷达，前来慰藉我的，我亦只好勉强为他抱屈：功名迟早自有定时，下科我们再做同年罢。文心龙听我说完这句话，哈哈大笑，倒把我笑得楞住了。他说：‘我看你举倒没中，怎么中魔了。明白点，像你我这样，就是下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我敢说：包不中。我们做同年的这句话，奉劝今生今世永远不必讲了。’

“我听他说得奇怪，便道：‘心龙，我看你这样旷达的人，这几句话说出来，似乎有点魔气。’心龙不服道：‘你自己入了魔，反怪我的话有魔气。’伸手在书桌上把一本新科闱墨翻开前几篇刻的文章叫我看，问我：‘做得好不好？’我说：‘中举的文章自然是好的。’他又叫我把眼睛揩亮些再仔细地看。我见他如此，说：‘这几篇文章里头必有经纬之作，倒不好走马看花。’凝了神看了又看，实在看不出特色来。心龙一把手抢了过去，说：‘你凡眼肉胎哪里看得到这绝妙好辞呢！’乃用着指头在这几篇闱墨的破承起讲上点出几个字来，叫我牢记着这几个字眼。又把同门录翻开，在廉官的名字下指给我看，道：

## 第一回 托遗言续编观形记 述情话剖说厌世心

‘这一个字同这一个字是一样的不是？这一个字同这一个字是一样的不是？把这两个字拼起来对这两个字，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依着他指的地方对着这本同门录，对了几遍，拼起来，恰恰嵌着两个名字不是！廉官便是新举人。

“我倒不解起来，问他怎么有这样凑巧的字眼？他对我又是哈哈地大笑道：‘我说你没中举中了魔，你还不服，我说像你我这样再下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包不会中的话，就是不明白嵌字的道理。你且不要纳闷，我讲给你听罢。现在的世界真是花样越出越奇，昨日早上在某家的门口经过，看见乱哄哄的有许多人在那里。我以为是什么变戏法的，便也挤身进去，并没有看见什么变戏法的，只见墙上贴了一张无奇不大的黄纸报条，上写着捷报贵府老爷，蒙钦命大主考取中银子科第几名举人。我看这报条有什么稀奇，也值得这么多人去看。再往下细一看，才看出壬子科的“壬”字，写别了一个“银”字。

“看的人七言八语，有的人说：‘怎么这个字都会写别了呢？’有的人说：‘你还不知道，这个户头是咱保府数一数二的，因为想着中个举人，很费了些心血，好容易走路子，拜着了一位苦即用的门，偏偏今科这位苦即用委了帘差，就送了一个关节给他，后来因传递的事在场里被巡绰官捉住了，敲了一竹杠。未出榜之前我就听见人说：前街漆匠店里做了一块文魁的匾，说是某家预定的，不到三五天，果然就中出来了。他拜门要银子，送关节要银子，敲竹杠又要银子，这不是银子中的举人吗？不知是哪个尖刁鬼写了这张报条贴在他墙上。’有的人说：‘你这个解释还是个人的解说。据我们听到一些街谈巷议，都说今科实在有些不干不净，主考卖关节不卖关节，我却不知道，不敢说，我只晓得是从监临一直到看栅栏门的人为止，没有一个不捞摸几个，故大家说今年哪里是壬子科，是个银子科。那个时候，我正一肚子不是味，听他们东一句，西一句，倒把我听得乐起来了。照这样说法，不中倒是我们的福气。’

“我听文心龙说了一大段的闲话，不想打断他的话题，急急要明白这嵌字的事，便叫他不要吊葫芦扯长线，快把这个嵌字的巧处说给我听。心龙叫我不忙，且往下听着：‘你要晓得这嵌名字的缘故，便叫做通关节。凡是考生要想中举，须先要花些银子，打通帘官，拜了他的门。等到临场的时候，就预先约定，或是在破破题上暗嵌自己的名字，或是在起讲头上暗嵌帘官的名字。并且还有比这个更巧的，就是暗中约定几个字，分嵌在领题处，因为科场墨卷，考官是看不见的，必须由誊录用朱笔誊过一道。

“这誊录也是第一会做鬼的，就像我们回回做誊录，不是很要花几串钱。原要买他个不要乱誊，这个事是你晓得的，不必尽说了。就是那本朱卷到了帘官房里，姓名是弥封的，笔迹是誊过的，哪里辨得出是谁做的，所以想出这个



嵌字方法，只要翻开一看，就明白这本卷子是某人的。无论他的文章好不好，总得昧起心来，替他多圈几个靛青连卷，加一个好批词。你想这一本白纸卷，写着鲜红的字，旁边加上许多又圆又大的蓝圈点，怎么会不好看呢。荐上去了，主考是凭帘官的荐条，只要批语好，圈儿多，也就可以备取了。哪里还耐烦再去一篇一篇的看过，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习惯语了。你想他们全是这个办法，我们可不是下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也不得中吗？我从此后发誓不再下场，另寻别的生路。所以倒觉得海阔天空，一无障碍。就如你这两份家财，不要说拿来中个举，就是会进士、点翰林也绰绰有余。试问你有的好货，还肯去贴钱求售吗？既然不肯贴钱求售，也是我那句话：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不得中。不如把这个想头丢开罢！”

“我听见心龙的话，是然而然，但是抡才大典，照科场律例定的很严，难道他们既做了官，连例都不知道吗？心龙又驳我的这句话：‘就是因为科场例太严，所以才有人去干犯。我这句话，你可能又要驳回，说是既然是严，人又怎么敢犯呢？你却不知道现在做官的最怕的是担处分，虽然是一点风流小罪过，他总要绕着弯儿，想出规避的法子。科场定律这么严，设或闹出一点岔子来，你想这些官还担得起吗？故拿定一个一概弗得知的主意，由他们去，以至把这一般热心科名的人，酿得越闹越不像样了。’当时文心龙与我说的这些话，我尚以为他是一时愤激之谈，哪里真能到这个田地。后来又下过几次科场，连阅历代调查，更有甚于心龙所说的离奇古怪。我的科名思想从此已淡了一半。自从那年废去八股，改试策论之诏下来，我以为从前积弊从今可以一洗而净。我那科名思想不由得死灰复燃，怦怦跃动起来。”

这回书是从第五编甄阁学的大哥害了病，甄阁学去看他续起来的。甄阁学的大哥病好了之后，甄阁学便要往山东当老太爷去。老兄弟两个临别各有各的赠言。在甄阁学，是以官兴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官”字，故自己筹画，代旁人家筹画，自始至终不离一个“官”字。似乎世界上除了这一个“官”字，再也想不出第二个字来可以谋求生活的。在他大哥，从小儿在书堆里打滚，初意也原想在书堆中寻一个黄金屋出来，及至中年以后，困顿场屋，阅历了多少牛鬼蛇神，方做醒这黄梁大梦。故把功名思想付诸大海汪洋，一心想在教育实业上栽培后辈。这是他兄弟两人的志趣不同处，咱们也不去管他。现今他大哥看见文字改革，怦然心动，以后还有什么说话，听书的且容小子吃口茶，慢慢地再讲述出来。